

· 学术评论 ·

浅析《青年非洲》对中非关系的报道特点

——以 2006 年及 2012 年中非合作论坛特刊为例*

马佳盈

内容提要 《青年非洲》杂志曾分别以 2006 和 2012 年中非论坛第三届和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为契机发表特刊报道中非关系。2006 年特刊在内容上塑造了一个“不道德”的中国形象，从手法上渲染中国对非洲的“威胁”。2012 年杂志则以更理性的基调肯定中非经贸关系对非洲经济产生的积极作用及中国企业的价值。对比两期特刊，四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促成了其报道特点的变化：《青年非洲》独特的双重立场是变化产生的基础；非洲在中非关系中的切实收益是改变的根源；国际局势和国际舆论导向是变化的重要因素；中国软实力的发展直接贡献于中国形象的改善。

关键词 国际舆论 中非关系 中非合作论坛 《青年非洲》
中国形象

作者简介 马佳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北京 100075）。

《青年非洲》杂志由原突尼斯宣传部长贝希尔·本·亚美德（Béchir Ben Yamad）于 1960 年创立，目前在法国巴黎编辑出版，发行于世界 80 多个国家（其中非洲有 20 余国），年发行量 500 万册，读者约 80 万人。许多非洲国家政府机构都订阅《青年非洲》，非洲各国政要是杂志的常客，在非洲大陆极具

* 本文从选题、资料查找、修改、定稿都得到了导师李安山教授的启发和指导，成文过程中还得到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龙刚和邵俊英、贝宁作家黑里伯特（Héribert - Label ADJOVI）、《青年非洲》记者范尼·雷伊（Fanny Rey）、《青年非洲》前任中国撰稿人郑若麟老师、《西亚非洲》匿名评审、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图资室、外交部图书室、北大图书室的热忱帮助，特此一并致谢。文中如尚存问题，笔者自负。

影响力，其观点也经常被世界各大媒体引用。作为非洲事务最重要的消息来源之一，该杂志对中非关系报道的重要性不可忽视。^①《青年非洲》在2006年和2012年分别以中非合作论坛第三届和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为契机发表特刊报道中非关系。^②特刊的文章数量多，议题设置和表现手法具有鲜明的代表性。本文将从报道角度与修辞手法两个方面客观展示两个特刊的内容（但不代表笔者认同作者观点），并解读2006年和2012年特刊报道特点变化的动因。

2006年特刊的主要观点

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第三届部长级会议暨北京峰会召开，引起世界广泛关注。《青年非洲》杂志以论坛为契机发表特刊报道中非关系。特刊以《是否应该害怕中国》为总标题、《非洲：中国想要什么》为副标题，刊发一组文章（参见表1），提出以下两方面观点：

表1 2006年《青年非洲》特刊主要文章

作者	文章标题
马鲁纳·本·亚美德 (Marwane Ben Yahmed)	编者按：奇迹或海市蜃楼
马鲁纳·本·亚美德 (Marwane Ben Yahmed)	北京大弥撒
菲利普·裴德希 (Philippe Perdrix)	令人眩晕的国家
菲利普·裴德希 (Philippe Perdrix)	给让·皮埃尔·卡贝斯唐 (Jean - Pierre Cabestan) 的3个问题
帕斯卡尔·艾罗 (Pascal Airault)	利益分享
让-多米尼克·盖斯林 (Jean - Dominique Geslin)	大跃进
费雷德里克·勒加尔 (Frédéric Lejeal)	绝对优势
阿达玛·盖伊 (Adama Gaye)	双赢伙伴
帕斯卡尔·艾罗 (Pascal Airault)	他们选择了非洲

资料来源：Jeune Afrique, N. 2392, 2006.

^① 笔者在2013年采访的一位贝宁官员表示，该杂志在知识分子界影响更大，因为普通老百姓大多没有能力购买，而杂志的观点被许多知识分子作为消息的来源。在中非关系这个议题上，许多没有来过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很容易接受杂志的观点。

^② 虽然杂志对2000年、2003年、2009年召开的峰会也在一些文章中有所提及，但并没有进行专门的特别报道。

(一) “不道德”的中国进入非洲带来疑虑重重

特刊主要通过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塑造中国“不道德”的国家形象。

1. 政治理念的“不道德”

特刊对中国政治“不道德”的阐述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中国对非洲政策的“不道德”体现在中国的“不干涉内政原则”。马鲁纳·本·亚美德（Marwane Ben Yahmed）在《北京大弥撒》一文中提出：中国借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扬其“不道德”的政治理念，即“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干涉内政原则。他的证据是：两个非洲“异类”国家的总统——苏丹的巴希尔和津巴布韦的穆加贝受邀参加峰会。他援引西方竞争者的话，认为这是“中国只顾自己的利益，完全不顾所打交道政权的性质，太不道德。”他进一步指出，一个“不道德”的中国将给非洲带来危险。在这里，该文作者将“不干涉内政原则”与支持“独裁政权”的概念画上了等号。^①

第二，“中国本身政治理念不正确”。阿达玛·盖伊（Adama Gaye）就中国本身政治制度的“不正确”进行了讨论，并质疑其对非洲产生的影响。作者首先对中国“尊重主权”政治理念提出了质疑。他在《双赢伙伴》一文中提出，中国的政治理念之所以在非洲受到欢迎是因为非洲有统一管理、集权的传统，这点让中国政治模式更容易被接受。他进而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一统国家，2 000 多年来都被一个中央政权统治，所以它不怕将尊重主权原则作为它与非洲关系的最重要准则……中国对主权国家的吹捧让非洲领导人喜不自胜，因为在非洲，主权国家的概念已经支离破碎；与其平行的诸多政治力量，如国际金融机构、非政府组织和民主运动，在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从中看出，作者很明显地把中国尊重主权的政治理念曲解成一个和民主对立的集权概念。他对中国的“双赢”原则也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的“双赢”原则实际脱胎于与其信奉的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资本主义。他将中国宣传其政治理念归结为“是为了在非洲达到3个目的：找寻资源，扩大市场，孤立台湾当局”。基于对中国政治理念这样的诠释，作者得出结论，虽然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让非洲看到了一个跟他们遭受过同样命运国家的崛起，中国也有一些值得非洲学习的发展经验，但必须注意“中国在

^① Marwane Ben Yahmed, “Grand - Messe Pékinoise”, *Jeune Afrique*, N. 2392, 2006, pp. 46 - 48.

民主、人权和公民社会参与层面还是很脆弱的。”^①

2. 经济层面的“不道德”

对中国经济“不道德”的批评比较零散，数目也较多，但主要有以下4个观点：第一，中国通过中非合作论坛提供“不道德”贷款使非洲国家再负债，加重非洲国家债务负担。马鲁纳·本·亚美德和帕斯卡尔·艾罗（Pascal Airault）两位记者在各自的文章中都提到了这一观点，马鲁纳·本·亚美德在《北京大弥撒》一文中提出，“中国政府认为论坛是一个可以获得持久伙伴关系的机会。”“为了让已经被中国深深吸引的客人们宾至如归，北京不惜大手大脚，挥金如土。”^②帕斯卡尔·艾罗主要分析了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活动。他认为中国不但无条件向非洲国家进行援助，还向“流氓”国家提供武器，招致批评。^③他们都指出中国使非洲国家再负债是中国招致批评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中非贸易对非洲经济发展造成冲击。马鲁纳·本·亚美德指出，中国利用自身充裕的资本，在经济层面不遵守应有的规范，对非洲经济造成冲击和损害。帕斯卡尔·艾罗则认为，中非合作论坛是中国实现其经济野心的工具，从2000年举办第一届中非合作论坛开始，论坛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推动双边贸易。他在文章中罗列出了一系列相关批评，如非洲纺织企业受到了中国的冲击、中国企业过度开采非洲资源、不遵守质量标准、不遵守当地相关劳工法律等。但这些观点都是一句话的罗列，并没有实证和数据支撑。

第三，中国“掠夺”非洲石油资源。帕斯卡尔·艾罗认为，中国对非洲交往的目的是获取非洲的资源和市场。中国石油资源开采企业在非洲活动频繁，一方面满足了中国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的需要，另一方面一部分资源被转化成工业制成品又一次销售到了非洲。中国国内的大企业正在非洲寻找市场：非洲成为中兴、海信等企业重要的海外销售市场；中国的建设工程企业在非洲得到很多项目，而中国从事基建项目的目的是压低价格换取资源。^④

第四，中国自身发展道路“不正确”。菲利普·裴德希（Philippe Perdrix）在《令人眩晕的国家》一文中对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表示肯定，但对其发展道路的“正确性”持保留态度。他分析了中国经济腾飞的过程和原因。

① Adama Gaye, “Partenariat Gagnant – Gagnant”, *Jeune Afrique*, N. 2392, 2006, p. 49.

② Marwane Ben Yahmed, “Grand – Messe Pékinoise”, *Jeune Afrique*, N. 2392, 2006, pp. 46 – 48.

③ Pascal Airault, “Des Intérêts Partagés”, *Jeune Afrique*, N. 2392, 2006, pp. 59 – 61.

④ Ibid.

他指出：中国经济的发展令人眩晕，看起来像一个“海市蜃楼”。^①

第五，中非经济合作隐藏危险。马鲁纳·本·亚美德对一些非洲领导人认为“前殖民主义国家仅仅把非洲看成是一个市场，而中国是一个机会，可以让非洲走出殖民主义逻辑”的观点表示震惊，认为现在还远不能确定中国是不是也把非洲仅仅看成一个市场。因而，他用“落入了北京的陷阱”来描述中国目前在非洲的势不可挡和许多非洲领导人希望能够搭上中国经济发展快车的现象。他指出：与中国合作虽然看起来很诱人，但背后隐藏危险。^②他在《北京大弥撒》一文的最后总结道：“现在还不能说中国对非洲来说是一个机会，而中非合作论坛的召开并没有消除任何疑虑。”^③

（二）中非合作论坛影响力及中国作用得到肯定

阿达玛·盖伊认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召开带来了一种新的合作方式。中国与传统的非洲合作伙伴相比有三方面优点：第一，非洲国家长期处于传统合作伙伴附加的政治经济政策调整的“枷锁”之下，而中非合作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第二，中国为非洲提供的“合作套餐”，无论从表面还是内容看，都要强于欧美国家。这个“套餐”包含减债、基建等一系列措施形成的完整体系，中国甚至不惜在起步阶段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第三，“中国的言论比盲目发动战争的美国人要受欢迎，中国的行动比深陷国内政治经济困境的欧洲伙伴更有能力和执行力。”他重点强调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经济意义，认为论坛和非洲以往参与的会面不同，“这次的会面展示了‘中国有限公司’这个国家公司的能力：各国都怀着一种有克制的热情遵守它的指令，没有闲言碎语。”阿达玛·盖伊还特别提出，非洲应该学习中国的一些经验：“例如，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与外国投资者成立合资公司、倡导技术转让和对原材料进行再加工，有些经验对非洲可能有用。”^④

马鲁纳·本·亚美德也指出，非洲领导人在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中看到了一些好处，例如中国的到来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垄断、新的市场得以开拓、非洲可以获得无附加条件的低息贷款和潜在投资，等等。^⑤

① Philippe Perdrix, “Un pays Qui Donne le Tournis”, *Jeune Afrique*, N. 2392, 2006, pp. 52 - 54.

② Marwane Ben Yahmed, “Miracle ou Mirage”, *Jeune Afrique*, N. 2392, 2006, p. 45.

③ Marwane Ben Yahmed, “Grand - Messe Pékinoise”, *Jeune Afrique*, N. 2392, 2006, pp. 46 - 48.

④ Adama Gaye, “Partenariat Gagnant - Gagnant”, *Jeune Afrique*, N. 2392, 2006, p. 49.

⑤ Marwane Ben Yahmed, “Grand - Messe Pékinoise”, *Jeune Afrique*, N. 2392, 2006, pp. 46 - 48.

（三）夸张渲染恐慌情绪和非洲的被动角色

第一，渲染恐慌情绪。特刊中虽然多次采用选择和疑问句来做文章的结语，以表示作者中立的态度，但是夸张渲染手法的运用则制造了一种恐慌的氛围。如2006年特刊的大标题为“是否应该害怕中国？”虽然是疑问句，但无疑是恐慌情绪为主导。特刊还将中国向非洲发出的合作信号比喻为“塞壬的呼唤”^①，提出中国对非洲来说有可能只是“捕捉云雀的陷阱”^②，以上这两个词的共同点是充满诱惑，同时隐藏危险，渲染了中国对非洲是一种危险和诱惑的观点。

第二，夸大中非关系中的主、被动关系。特刊从内容上多次强调：非洲在中非关系中受到了威胁，从写作手法上也反复强调了中国主动、非洲被动的关系。特刊首篇题为《北京大弥撒》，用这个带有宗教含义的词语来指代中非合作论坛，意在提示中国对中非合作论坛的主导地位和非洲的从属地位。特刊将中国的形象描写为“夸张的、强大的”^③、“让人眩晕的”，将中国希望与非洲合作的意图定义为“中国攻势”。^④中国被描述成一个强大的“入侵者”，而非洲实力弱小，只能处于被动地位。

因此，从2006年《青年非洲》的特刊可以看出：其一，特刊对中国政治层面“不道德”的批判的根源在于对中国政治理念的不理解和种种曲解。虽然给中国对非经济合作贴上了“不道德”标签，但特刊文中阐述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的论断，大部分论述是观点和数据的罗列，缺少深入分析和实证。其二，特刊对中国“不道德”形象的塑造和夸张渲染的表现手法重点突出了非洲在中非关系中的被动角色，基调比较偏激。其三，特刊对中非合作论坛影响力和中国在非洲的作用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在行文过程中对中非关系的未来多采用疑问句，与同期西方媒体将中国定义为“新殖民主义”等贴标签行为有所区别。

① “塞壬 (Sirene)” 一词的本义为：(希腊) 美人鱼，美人鸟 (上半身为女人身，下半身为鱼身或鸟身的海妖，常以美妙歌声诱惑经过的海员而使航船触礁沉没)。被用来形容危险的诱惑。参见《法汉大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2月版，第3151页。

② “Miroir aux alouettes” 一词本义是诱云雀的反光镜，引申为辨认的东西，迷惑人的东西。参见《法汉大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2242页。

③ Marwane Ben Yahmed, “Miracle ou Mirage”, *Jeune Afrique*, N. 2392, 2006, p. 45.

④ Ibid.

2012年特刊的主要观点

中非经贸关系自2006年以来继续保持迅猛发展,中国已经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而同一时期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欧美国家的经济放缓,自顾不暇。正是在此背景下,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于2012年7月在北京召开。《青年非洲》以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为契机发表特刊,标题为《中国与非洲:消除成见》。与2006年特刊相比,其观点与内容均有变化。

表2 2006年《青年非洲》特刊主要文章

作者	文章标题
克拉拉·阿诺 (Clara Arnaud)	中国与非洲:传说和现实之间
塞巴斯蒂安·乐柏 (Sébastien le Belzie)	义乌:非洲超市
塔里克·哈非兹 (Tarek Hafid)	中国的阿尔及尔
斯蒂芬·巴隆 (Stéphane Ballong)	非洲第一“银行”
克里斯多夫·乐贝克 (Christophe le Bec)	有利可图的交往
米盖勒·波隆 (Michael Pauron)	石油企业亦然

资料来源: *Jeune Afrique*, N. 2692 - 2693, 2012.

(一) 肯定中非经贸交往对非洲经济的积极影响

2012年特刊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多角度论及中非经贸交往对非洲经济产生的积极影响。第一,中国资金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非洲投资需求缺口。克拉拉·阿诺 (Clara Arnaud) 在开篇文章《中国与非洲:传说和现实之间》中指出,中国对非洲经济的影响主要在于大额投资。她提出中国对非交往中经济目的的存在开始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90年代,如今20年过去了,中国已经打破了非洲经济中原有的平衡,特别是在欧洲和美国都受到了经济危机打击的背景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不能被拒绝的投资者。她援引一位贝宁官员的话说:“现在没有人会拒绝中国伸出的双手,不管中国是为了什么样的利益或者是附加什么样的条件,因为中国可提供的资金数目太大,而目前在非投资者非常之少。”^①此外,斯蒂芬·巴隆 (Stéphane Ballong) 在《非洲

^① Clara Arnaud, “Entre Mythes et Réalités”, *Jeune Afrique*, N. 2692 - 2693, 2012, pp. 118 - 120.

第一“银行”》一文中，以对中国进出口银行在非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为切入点，论述了中国对非洲投资领域的重要性。他在文中提到了中国对非洲贷款的三大优点。其一是量大。2001~2010年间，中国进出口银行对非洲提供的贷款远远超过了世界银行。其二是低息。虽然前者存在贷款发放不透明的缺点，但许多观察家指出，其优势是长期低息。其三是长远。作者援引中国进出口银行有关人士的话，指出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产生的作用是积极的，因为这些贷款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而这个领域的发展对非洲经济的长期增长大有裨益。^① 这些论述对于中国对非投资有着更多的肯定，尽管一些负面问题也被提及（如透明度）。

第二，中国在非基建工程满足了当地需要。克拉拉·阿诺认为，中国如今在非洲基建方面已经不可或缺，因为它的价格最低，工期最短。^② 塔里克·哈菲兹（Tarek Hafid）在其撰写的《中国的阿尔及尔》一文中，重点分析了中国对阿尔及利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做出的贡献。他指出，中国从2000年开始在阿尔及利亚大量进行基建工程，因为当地缺少劳动力，所以中国公司从中国招聘了大量员工，这些基建工程包括大型水利工程、机场、政府牵头的民生项目（如经济适用房工程）、市政重点建筑等。中国工人为了挣钱，还利用工作闲暇时间为许多当地人建私人住宅。中国工人的特点是费用低廉而效率极高。^③

第三，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商品贸易惠及当地大众民生。克拉拉·阿诺认为，中国一方面提供了多样化的产品销售渠道，另一方面中国价格低廉的商品受到非洲当地民众的青睐：“中国商品可以让众多购买力很低的普通百姓可以买到以前只有上层社会的人才能买到的商品。”^④ 塞巴斯蒂安·乐柏（Sébastien le Belzic）在《义乌：非洲超市》一文中，以中国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为例，报道了中非商品贸易对非洲人日常生活的影响。文章肯定了非洲对中国商品的需求，指出：义乌已经成为非洲小商品最大的进货地，即使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些从小商品买卖中获益的非洲商人也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文章援引了一个非洲商人的话，以此证实非洲人对中国的商品需求，“非

① Stéphane Ballong, “La Première ‘banque’ du Continent”, *Jeune Afrique*, N. 2692 - 2693, 2012, p. 123.

② Clara Arnaud, “Entre Mythes et Réalités”, *Jeune Afrique*, N. 2692 - 2693, 2012, pp. 118 - 120.

③ Tarek Hafid, “Alger la Chinoise”, *Jeune Afrique*, N. 2692 - 2693, 2012, pp. 122 - 123.

④ Clara Arnaud, “Entre Mythes et Réalités”, *Jeune Afrique*, N. 2692 - 2693, 2012, pp. 118 - 120.

洲会一直需要中国的商品——拖鞋、衣物，有时甚至是家具。”他同时引用了这位商人表达对中国产品质量看法的话，“一价钱一等货无可厚非，但是现在在大部分的中国商人知道，如果想要说服非洲商人长期与他们进行贸易，他们必须提供质量好的产品。”

（二）肯定中国企业在非洲的价值

对中国企业在非洲地位变化的阐述是以克里斯多夫·乐贝克（Christophe le Bec）的《有利可图的交往》和米盖勒·波隆（Michael Pauron）的《石油企业亦然》两篇文章为代表。克里斯多夫·乐贝克指出，各国企业都开始争相寻找中国企业作为商业伙伴，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他提出有3种企业积极与中国合作：其一是西方大型跨国企业，他们希望得到中国强大的资本和借重中资企业与当地业已建立的良好关系。例如，澳大利亚力拓公司与中国的合作就让它获得了十亿美元的资本，并借助中国的政治影响获得了与当地的良好关系。其二是一些中小企业也愿意和中国进行合作，以避免出现被收购的命运。小企业的优势是可以让中国成为真正的投资者和决策者。其三是需要将产品销往中国或周边地区的企业也乐意与中国合作。^①

米盖勒·波隆特别指出：在石油企业的范畴中，它们以往把与中国企业共事视作是一种“禁忌”，但是今天却变成“大家的愿望”。“与中国企业签订伙伴合同已经成为该领域跨国企业重要的战略。”^②

在肯定中国企业的当前地位之后，两位作者对这种变化有更进一步的分析。米盖勒·波隆提出：在石油企业承担的项目中，中国主要负责基建部分，因为他们作业速度快而费用低廉。这其中，中国工人的价值不可忽视。^③ 克里斯多夫·乐贝克指出，中国企业主要凭借其资本投入、在技术含量相对不高的领域受到垂青。^④ 文章以“有利可图的交往（fréquentation）”为题，这里用了“交往”而不是“合作（coopération）”，这表明尽管文章肯定中国企业的价值，但同时认为中国企业并非被认同。

（三）消除成见与保持偏见共存

2012年特刊以《中非关系：消除成见》作为标题，开篇文章也命题为

① Christophe le Bec, “Rentable Fréquentation”, *Jeune Afrique*, N. 2692 - 2693, 2012, p. 124.

② Michael Pauron, “Chez les pétroliers aussi”, *Jeune Afrique*, N. 2692 - 2693, 2012, p. 124.

③ Ibid.

④ Christophe le Bec, “Rentable Fréquentation”, *Jeune Afrique*, N. 2692 - 2693, 2012, p. 124.

《中国与非洲：传说和现实之间》，特刊一方面通过澄清中非关系中的若干“成见”，话语多元化给读者留出了更多思考的空间；另一方面，特刊保留了2006年特刊中对中国的主要批判，并且进行了深入和翻新。总体风格上语言由夸张渲染向理性描述转变。

第一，特刊列出了几个关于中非关系的“成见”，并给予了澄清。克拉拉·阿诺指出，中国在非洲的存在引发了许多流言，这些不实言论和信息很多时候十分模糊，也许根本就是错误的，却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投资者的目的、动机、手法以及他们的影响仍然还不被大多数人理解。她举例指出，有人说中国在非洲大量购买土地，但其实中国购买土地的总额还不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土地总量的4%。

第二，特刊对同一事件的评价体现出多元化趋势。例如，克拉拉·阿诺指出，塞内加尔当地商人怨恨中国商人，认为他们抢了当地人的生意。^①而塔里克·哈菲兹则指出，阿尔及尔本地商人与中国商人有很好的关系，本地人认为“中国人很有生意头脑”，他们通过与中国商人合资做买卖，或者租给中国商人门面等其他方式，获得了不错的收益。作者还引用一个当地中国商人的话，试图改变外界对中国商人的成见：“就像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人们对中国人有各种想象，但是中国人中间实际上并没有任何见不得光的网络或体系，阿尔及利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国家，虽然有一些交流上的障碍，但非常容易融入。”^②

第三，特刊延续和深化了2006年关于中国在经济层面“不道德”的3个带有偏见的观点。其一，克拉拉·阿诺认为，2007年中国与刚果（金）签订的60亿美金的合同就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消除刚果（金）在外债方面的努力受到阻挠。尽管一些学者指出，刚果（金）的个案显示了这个国家其实还是在西方国家的控制之下，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交往对象。^③其二，中国冲击非洲经济论更加具体化、系统化。克拉拉·阿诺特别指出：中国对非洲发展的推动作用相对有限，她一方面肯定中国商人给当地人带来的

① Clara Arnaud, “Entre Mythes et Réalités”, *Jeune Afrique*, N. 2692 - 2693, 2012, pp. 118 - 120.

② Tarek Hafid, “Alger la Chinoise”, *Jeune Afrique*, N. 2692 - 2693, 2012, pp. 122 - 123.

③ Antoine Roger Lokongo, “Sino - DRC Contracts to Thwart the Return of Western patronage”, *Pambazuka News*, Issue 423, November 3, 2009, http://www.pambazuka.net/en/category/africa_china/54717, 2014 - 09 - 01.

福利,另一方面指出当地的商人认为他们造成了不正当竞争。其三,石油资源论依然出现在克拉拉·阿诺的文章中,她指出中国在非洲投资的很大一部分是根据非洲资源的分布来进行的,许多大的投资伙伴都是资源丰富的国家。她一方面指出非洲的中国时代已经来临,另一方面又强调中国对非洲的影响前景并不明朗。^①

2012年特刊还出现了一些新的批判观点。例如塔里克·哈菲兹指出:中国企业在阿尔及利亚的商业活动滋生了腐败,甚至一些中国企业已经被当地告上法庭。^②

综上,2012年《青年非洲》特刊呈现出的鲜明特点包括:其一,本期特刊隶属于经济板块,因此报道集中在经济层面,报道重点向经济领域转移。其二,特刊对中非经贸关系在多方面给予了肯定,但也保留和延伸了2006年特刊中对中非经贸关系批判的主要观点,对中非经贸关系的前景持保留态度。其三,报道呈现角度微观化、话语多元化、措辞理性化的趋势。这组文章既有对中非经贸关系的宏观分析,也有个案分析,包括中国与阿尔及利亚经贸关系分析、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实地考察报道,以及对中国进出口银行作用的点评。

特刊报道发生变化的动因

导致2006年到2012年《青年非洲》特刊关于中非关系报道的特点变化,既有内部利益攸关方自身因素,也有外部环境因素。

(一) 特刊报道变化的基点:《青年非洲》立场的双重性

1. 《青年非洲》亲欧洲特别是亲法国的立场

第一,从历史维度上看,《青年非洲》杂志创立于1960年,面对非洲独立运动的兴起,法国采取各种措施企图维系殖民帝国。1960年,戴高乐提出,希望通过成员国享有内部自治这种有限的让步来继续维持法兰西殖民帝国的“法兰西共同体”,但在同一年宣告失败。于是,戴高乐在极其不情愿和被动的情况下顺应了非殖民化的历史潮流,转而开始推出“合作”政策代替老殖民主义政策,试图在当时形势下保全法国的传统势力和影响。得益于“合作”

^① Clara Arnaud, “Entre Mythes et Réalités”, *Jeune Afrique*, N. 2692 - 2693, 2012, pp. 118 - 120.

^② Tarek Hafid, “Alger la Chinoise”, *Jeune Afrique*, N. 2692 - 2693, 2012, pp. 122 - 123.

政策的推行，许多非洲国家虽然取得了政治独立，但外交、国防大权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法国，政府行政部门被法国官员控制，经济货币依赖法国，文化语言方面的法国影响仍占主导地位。^①《青年非洲》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并在巴黎长期生存，来自法国的影响不言而喻。

第二，从内容上看，首先，特刊中“道德标杆”的树立体现了欧洲特别是法国的道义优越感。法国素以“人权的祖国”和“自由与民主”的象征自居，并认为自己担负着某种向世界传播先进政治思想的道义责任和历史使命感，有一种“救世主”心态。^②因此，非洲读者在《青年非洲》里读到的是法非、欧非关系相对于中非关系的道义“优越性”。但这种“优越性并不总是与现实相符。有法国学者就指出，“援助的存在表面上是为了宣传一些普世价值，如民主、人权、市场经济，但援助的真正理由在某些时候是很不光彩的，甚至和经济社会发展并无关系。”^③津巴布韦曾在2006年被作为“异类”国家的典范，中国邀请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参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被当时的特刊拿来作为批评中国政治“不道德”的典型，而在2007年《青年非洲》却撰文提出穆加贝是“英雄”和“民族解放者”的言论。^④而此篇文章的背景是欧洲即将邀请穆加贝参加欧非峰会。《青年非洲》“道德标准”的双重性昭然若揭。其次，2006年和2012年特刊对中国批判的共同观点——“石油资源论”、“再负债理论”、“中国经济对非洲经济冲击论”，都是同期西方媒体中普遍的观点，并已经被相关学者证明了它的片面性。^⑤

第三，从写作手法的细节来看，特刊文章的记者以法国记者为主，大多数记者从未来过中国，对中国的印象深受法国媒体影响。特刊中被采访的官员均是欧洲官员，而其中法国官员占绝对多数。在描述义乌的非洲商人时，

① 张锡昌，周剑卿著：《战后法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136页。

② 同上书，第13~22页。

③ Daniel Bach, "The European Union and Africa: Trade Liberalization, Constructive Disengagement, and the Securitisation of Europe's External Frontiers", *Africa Review*, No. 1, 2011, pp. 33-46.

④ François Soudan, "Mugabe, héros ou tyran?", http://www.jeuneafrique.com/Article/LIN02127mugabnarytu0/mugabe-heros-ou-tyran.-Actualite_Info.html, 2014-09-30.

⑤ 李安山：《中非关系研究中国际话语的演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2期，第22~31页；张宏明：《西方同中国在非洲利益冲突与中国的应对策略》，载《西非非洲》2010年第7期，第5~11页；L'Agence Française de Développement, "Les Relations Chine - Afrique: impacts pour le continent africain et perspectives", 8 Feb. 2013, http://www.afd.fr/webdav/shared/PORTAILS/EVENEMENTS/Conference_ID4D_Relations_Chine_Afrique_AFD.pdf, 2014-12-20.

记者还特意提出“他们晚上会在房间里看法国电视五台频道^①，因为这让他们想起家乡。”^② 这些现象都是欧洲利益，特别是法国利益在特刊中的体现。

2. “非洲声音”的自我定位

《青年非洲》在传达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声音的同时，也具有独特的“非洲立场”。

第一，从该杂志发展历史看，《青年非洲》由非洲人在非洲独立运动风起云涌时创立，在巴黎出版发行，创始人一直很骄傲地自我定位这本杂志是“非洲人自己的杂志。”^③ 这种独特性一方面来源于主创人的非洲身份，这个身份使他对非洲有独特的感悟，也使杂志代表非洲立场顺理成章；另一方面非洲本土媒体极不发达，在巴黎编辑发行的《青年非洲》相对质量较好，也较自由，敢说一些非洲当地媒体不敢说的话，一些非洲领导人有时会选择《青年非洲》作为平台对西方对非政策进行批评。这样的状况使其在非洲具有了独特影响力。杂志创始人曾透露在周恩来访非期间，美国曾找到《青年非洲》杂志，表示“不希望中国在非洲的影响扩大”，要求《青年非洲》周刊“助其一臂之力”，并许诺给杂志注资。主编拒绝了这个请求，称自己是“独立媒体，不接受外来资金，与中国也没有任何问题。”^④

第二，从报道风格来看，杂志一直试图与同期西方媒体有所区别。例如，特刊虽然采用了当时西方媒体中比较普遍的批判中国的观点，但始终着重于事实的阐述，没有给中国贴上“新殖民主义”或“掠夺者”的标签。在两期特刊在阐述中国对非洲未来的影响时，一直都是采取疑问的形式，而没有轻易下任何结论。

(二) 非洲在中非关系中受益是报道变化的根源

1. 中非经贸关系发展给非洲带来切实收益。

第一，中非经贸联系自进入21世纪以来日益紧密，2011年，中国已经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双边贸易接近1600亿美元，到2010年中国对非

① 法国电视五台是法国著名的全球性法语电视网。

② Sébastien Le Belzic, “Yiwu, le Supermarché de l’Afrique”, *Jeune Afrique*, N. 2692 - 2693, 2012, p. 121.

③ Christophe Boisbouvier, “Interview Béchir Ben Yahmed, Tout Ce Que Vous Avez Toujours Voulu Savoir sur Jeune Afrique”, *Jeune Afrique*, N. 2598 - 2599, 2010, p. 32.

④ 郑若麟:《专访:萨科齐访非洲重温大国梦》, http://news.xinhuanet.com/2007-07/27/content_6437078.htm, 2014-09-02.

各类投资近400亿美元。^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中国一打喷嚏，非洲现在就可能得感冒。”中国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拉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出口平均增长0.6个百分点。^② 2012年7月，中国在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上提出今后三年将向非洲国家提供200亿美元贷款额度，重点支持非洲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和中小企业发展。

第二，中非经贸关系的发展符合非洲国家当前优先发展的领域。^③ 例如，非洲的基础设施匮乏，为吸引投资，非洲国家日益把基础设施建设提上日程，中国一贯重视建设工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参与了非洲国家和区域性的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中国企业在基建方面的竞争力强，项目多，声誉良好。2012年特刊就多次肯定了这种现象。

第三，非洲经济得以在金融危机期间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中国的贡献不容忽视。这种贡献表现在以下三方面：在欧美国家对初级产品需求减缓的背景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保持了对非洲初级产品的需求；欧债危机导致了欧美发达国家对非投资减少甚至撤出，而来自中国等新兴国家的投资成为这一时期主要的投资来源；欧债危机对欧洲对非援助影响很大，中国的援助十分稳定，援助方式和理念在非洲受到认可，为非洲保持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④

2. 中非关系提升非洲国际地位。

第一，非洲经济在世界经济中重要性增加，带动其国际地位提升。法国开发署最新的报告显示，中非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不仅带动了非洲本身经济的发展，还拉动了非洲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与其传统贸易伙伴的经贸交流，中非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使得非洲经济快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⑤

第二，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引发了世界对非洲的重视。《青年非洲》前总编辑贝希尔·本·亚美德就曾指出：“事实上，随着中非关系不断发展，印度也急起效仿，美国也重返非洲，德国、俄罗斯等都纷纷跟上。欧盟甚至学习

① 张春：《中非关系的国际贡献论初探》，载《西亚非洲》2012年第3期，第21页。

② 杨立华：《中国与非洲：建设可持续的战略伙伴关系》，载《西亚非洲》2008年第5期，第11~15页。

③ 同上文。

④ 刘曙光、郭宏宇、崔绍忠：《中国对非经济外交面临的挑战及政策工具创新》，2013年4月16日，http://www.focac.org/chn/xsjl/xzhd_1/1/t1031536.htm, 2014-12-01.

⑤ L'Agence Française de Développement, "Les Relations Chine - Afrique : impacts pour le continent africain et perspectives", 08 Feb. 2013, http://www.afd.fr/webdav/shared/PORTAILS/EVENEMENTS/Conference_ID4D_Relations_Chine_Afrique_AFD.pdf, 2014-12-20.

‘中非合作论坛’，也搞了一个欧非峰会。因此，中国使得非洲这个被遗忘的角落重新找回了价值。”

第三，中国等新兴国家给非洲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和希望。尽管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即使不能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但其发展经验仍足以作为非洲经济发展提供借鉴。如在减贫等领域，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非洲有强烈的启示，也增加了非洲国家发展经济的自信。^①《青年非洲》杂志也曾指出现在中国已经成为非洲国家与欧洲生意伙伴谈判的筹码，非洲国家因此得以为自己谋求到更多的利益。^②

正基于此，作为重视表达“非洲立场”的杂志，《青年非洲》在2012年将报道重心转移到经济领域，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中非经贸关系的根本原因就来自于非洲在中非经贸关系中的切实收益。另一方面，非洲国际地位的提升从根本上促成了2006年一味渲染非洲被动地位的论调不复存在。

（三）国际局势和国际舆论导向是变化的重要因素

1. 国际局势变化引起西方大国利益重心转移。

2006年的特刊反映了西方大国对中国“突然”在非洲崛起的恐慌。2005年八国峰会召开之时，是否在非洲和中国打交道并不在讨论议题之内，2005年发表的“新欧非战略”中也小心地避开了与中国合作的话题，仅仅提到“中国因为他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影响力应该给予特别的关注”。^③但随后，2006到2012年，国际形势开始发生变化：

第一，从政治方面来看，西方国家的“良政”原则随着北非动荡不攻自破。西方国家指责中国最大的罪名是中国同非洲“独裁政权”发展关系。但北非局势发生动荡后，被西方国家称为“独裁政权”的埃及穆巴拉克政权、突尼斯的本·阿里政权，在过去二三十年间一直是西方而非中国的坚定盟友。^④这样的变化促成了2006年被大肆渲染的对中国“支持独裁政权”的批判在2012年特刊中再没有出现。

第二，从经济方面看，从2000年开始，特别是欧债危机之后，世界经济

① 袁武：《中国对非洲软实力外交初探》，载《西亚非洲》2013年第5期，第147~160页。

② Christophe Boisbouvier, “Le Grand Jeu”, *Jeune Afrique*, N. 2526, 2009, p. 33.

③ Daniel Bach, “The EU and Africa in the XXIst Century: Time for A New Deal”, *Great Insights*, Vol. 2, Issue 6, September 2013, pp. 6-7.

④ 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卢沙野接受法国《青年非洲》记者采访实录，<http://www.amb-chine.fr/chn/zfjl/t869744.htm>, 2014-12-20.

重心逐渐从西方世界向东方和南方国家转移。^① 有西方学者指出，经济危机以后，西方列强并不能向非洲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却反过来依靠非洲来保证西方的生存。^② 西方世界，包括欧洲出于自身利益也开始重新考虑与中国的关系。欧盟在对中国的非洲政策做出的评判和批评没能收到效果的背景下，经过一番政策调整，在2008年正式提出三方对话与合作的建议。^③ 随后，法国也做出了相似表态。2010年8月，法国外贸国务秘书表示，欧洲的技术、中国的资本和效率以及非洲年轻劳动力可以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法国前总理拉法兰也表示，欧、中可以探讨摒弃完全的利他或利己主义，以务实的态度，建立三方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和长期战略。^④

但对于中国、非洲、西方三方合作的前景尚不明朗，法国有学者就指出：目前在法国仍存在两个派别，外交阵营出于外交需要希望促成三方合作，但主要负责政府投资的法国开发署中许多人都不赞同这个提议，因为他们仍然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⑤

因此，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西方大国的利益重心从防范阻挡中国在非洲的发展转向需要依靠中国和非洲保持其自身经济发展，一味抹黑中国在非洲形象已经不能符合其利益要求，2012年特刊中对中国地位和作用的肯定体现了这种变化。我们同时可以看到，将中国视为竞争者的政治力量仍然占多数，2012年特刊中对中国偏见的保持和延续就是这一派利益的体现。

2. 国际舆论环境发生变化。

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国际舆论也开始发生改变，而《青年非洲》也深受其影响，但必须看到，从2006到2012年杂志对中非关系报道的改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渐变的过程。

《青年非洲》在2006年对中国“不道德”形象的塑造符合那一时期西方

① L'Agence Française de Développement, "Les Relations Chine - Afrique : impacts pour le continent africain et perspectives", 8 Feb. 2013, http://www.afd.fr/webdav/shared/PORTAILS/EVENEMENTS/Conference_ID4D_Relations_Chine_Afrique_AFD.pdf, 2014-12-20.

② Jonathan Glennie, "The West Has No Right to Criticise the China - Africa Relationship", The Guardian, 8 February 2012, <http://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poverty-matters/2012/feb/08/west-no-right-to-criticise-china>, 2014-09-19.

③ 李安山：前引文，第32页。

④ 程涛：《以政治和经济优势应对中非关系的新形势和新挑战》，载《西亚非洲》2013年第1期，第14页。

⑤ 笔者与法国学者让-雅克·加巴（Jean-Jacques Gabas）的邮件往来。

舆论对中非关系的总体论调。此时期也是国际舆论中“中国威胁论”盛行的阶段。《青年非洲》也深受这种论调的影响,从2003年开始,《青年非洲》就开始出现阐述中国崛起对世界经济产生威胁为主题的文章,例如,《北京让罗马一丝不挂》指出中国纺织品出口威胁到了传统纺织品生产国如罗马,^①《北京取代东京称王》指出中国的能源需求超过了日本。这一阶段,中国在一些杂志中的形象已经是一个对能源需求旺盛、政治经济制度“不正确”的国家。2006年特刊夸张偏激的报道风格和对中国“不道德”形象的塑造与当时的舆论环境有密切的关系。

2008年,欧盟和美国几乎同时提出与中国在处理非洲事务方面加强合作,这种态度的转变对中非关系的国际话语有所影响。2012年之前,许多西方学者已经开始试图用更理性视角介绍中国在非洲的情况。关于中非关系的研究也趋向于多元化、微观化,中非关系的国际话语出现理性化趋势。《中国在非洲的真相》、《西方没有资格批评中国》等类似题目大量出现。^②受这种趋势影响,《青年非洲》在2008年和2009年发表的有关中非关系的特刊中提出了“中国没有以前那么有攻击性了”、“中国的非洲政策在政治和经济层面都更加负责任”^③、“欧洲欢迎中国在安全领域与其对话”^④等观点。

在此背景下,2012年的特刊对中国地位和作用的肯定和报道微观化、理性化和多元化的趋势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呼应了国际局势的变化引起的国际舆论导向的变化。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青年非洲》在2012年保留了对中国的一些批评并且有所发展的现象,也说明了西方从“非理性的狂暴”到冷静的改变并不意味着中非关系国际舆论环境的根本改善,有学者指出西方对中国的批评正迈向系统化、理论化和官方化。^⑤

(四) 中国软实力的发展直接贡献于中国形象的改善

1. 中国在非洲软实力增强。

近年来,随着中非关系的深入和发展,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也得以加强。中非高层互访和中非论坛机制的发展使中非之间交流的渠道扩大,而中非合作

① Fédérica Bianchi, “Pékin déhabile Rome”, *Jeune Afrique*, N. 2231, 2003, pp. 34.

② 李安山:前引文,第32~46页。

③ François Soudan, “Chine°: le Grand Bond vers l’Afrique”, *Jeune Afrique*, N. 2479, 2008, pp. 20 - 25.

④ Christophe Boisbouvier, “Le Grand Jeu”, *Jeune Afrique*, N. 2526, 2009, p. 33.

⑤ 张春:前引文,第21页。

论坛也从最初的关注双方经贸合作到现在越来越向非洲民生和软实力领域倾斜,其中包括文化交流、医疗合作、援助、公共外交等软实力相关领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也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① 中国政府在增加话语权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会议的发布的“行动计划”中宣布了多项加强新闻与媒体领域交流与合作的措施,如设立“中非新闻交流中心”,将“中非广播电视媒体合作论坛”机制化,加强双方在该领域的集体对话和友好合作。^② 中央电视台在肯尼亚内罗毕建设的非洲分台也正式开播。中国对非软实力的不断提升为中非关系话语的多元化、理性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 公共外交改善直接作用于中国形象改善。

公共外交是软实力重要的组成部分。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借助传媒(如外交官和记者之间的沟通联系)等多种方式,达到对他国政策制定以及涉外事务处理施加影响的目的。中国公共外交的提升为改善中国形象做出了直接贡献。例如2011年《青年非洲》对时任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卢沙野的采访与2012年特刊的内容就有直接的联系。

同时,这种全新的交流方式使得许多重要信息得以传达和反映。例如在采访中,卢沙野司长结合当时国际形势对西方关于中国不干涉内政原则的批判给出了有力回应,在2012年特刊中,再也没有出现类似的批评;中国在非洲圈地和中国派囚犯到非洲工作的传闻被卢沙野司长批驳。^③ 这两个话题被作者采用作为“消除成见”的组成部分。另外,卢沙野司长对中国产品质量问题做了周详的解释,这个问题也成了特刊中一篇文章的主题,其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卢沙野司长的回答思路相契合。虽然我们看到,记者在最后的成文稿中根据自身需要删减了内容,并没有刊登完整的采访,但足见2011年采访对塑造中国形象发挥的重要作用。从2006年到2012年,《青年非洲》对中非关系报道角度趋于多元,采访对象也趋于多元,中国学者和官员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外国记者的视野,中国对外交流的姿态和方式必将在未来对中国在非洲“形象管理”起到日趋重要的作用。

① 袁武:前引文,第147~160页。

② 程涛:前引文,第4~18页。

③ J. -L. Gouraud et C. Arnaud, “Lu Shaye: ‘Les Africains sont contre l’ingérence, les Chinois aussi’”, Décembre, 2011, <http://www.jeuneafrique.com/Article/ARTJAJA2654p024-029.xml/>, 2014-09-01.

结 论

《青年非洲》杂志独特的双重立场使得其报道不仅反映出中非关系的变化，也可以折射出国际局势对中非关系产生的重要影响。随着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的上任，中非关系迈进了新的时期，2015 年即将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也一定会引起世界各大媒体的关注。《青年非洲》也会在未来对中非关系持续关注，而随着中国重视软实力发展的努力和开放程度的提高，杂志将得到更多来自中国的信息和资源。我们可以预计，《青年非洲》对中非关系的报道将继续向多元化、理性化发展，中国应该更加客观、理性地看待此杂志的影响力和其中的观点，使其为中非关系提供更加有价值的参考。

Sino – African Relations in Jeune Afrique Magazine: A Case Study of Two Special Reports on FOCAC

Ma Jiaying

Abstract: Jeune Afrique published special reports in 2006 and 2012 respectively, covering the Third and the Fifth Ministerial Conference of Forum on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In 2006, China was caricatured as an immoral country threatening Africa; while in 2012, the tone became more sophisticated and positive comments were given to Sino – African economic relations and the valu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Four factors can be related to the changes in the contents and style of these two special reports: the special position of the magazine; the benefits of Sino – African relations to Africa; the geopolitical shifts in the world and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a's soft power.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Sino – African Relations; Forum on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Jeune Afrique; China's Image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